



吳靄儀講「口吐血耳」

「一國兩制」讓香港特區保留1997年回歸前的「香港風普通法」。

因為制度和習慣如此，由執法部門搜證到冗長的法律程序，至今方才陸續將2014年「雨傘革命、非法佔領」以來多次暴動的疑犯繩之以法。

近年許多市民都關注法院判案，見證不少大律師為暴亂被告的辯護理由非常荒唐可笑，顯得極不專業！筆者猜這是否告個人意願是死不認罪，又或者有關大律師根本就是筆者所講「反民邪教」的一員，就有可能誤導暴動青年選擇不利自己的辯護策略了！

許多因「時代革命」而干犯暴動的年輕人其實罪證確鑿，上策是認罪、懺悔、求情；不應該挖空心思去編造光怪陸離的愚蠢理由！大學生、中學生在法庭上死口不認罪，卻講了許多與案情毫不相干的廢話和陳年舊事，如小時候參加過社會服務之類，哪能減刑？受愚弄誤導去犯案的中學生，如果肯說出真相，明言是學校的老師帶領他參加集會，以及社工或者其他什麼人指導他製作簡單武器去襲警、刑毀和縱火，那才有減刑的理由呀！

中國傳統文化所講的「法治」是指法家流於刻薄寡恩的「法」、「術」、「勢」三大辦事手段。《論語·為政》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今天落網的香港暴徒，以極其卑污齷齪的手法推卸罪責，許多都表現得很「無恥」。

低手狀師只知顛倒黑白、指鹿為馬；高手狀師則滿口仁義道德，絕招是「隱瞞真相」！

1998年筆者有緣與今天「泛民」重

考第二名的哭泣

人與人之間要求標準總有不同，分別之大可

以南轅北轍。

有一男性友人對我訴說，他大哥是成功的生意人，店舖分行一間又一間地創立，但生意即使有多忙，每逢中午他都會抽空到母親家探望，幾乎風雨不改。大哥事母至孝的心卻給其他五兄弟姐妹帶來無窮壓力，不單母親比較，認為其他子女孝心不足，連大哥也以自己的標準怪責他們不夠孝心。朋友一臉愁苦訴說：「其他兄妹每周三、兩天回家探母已經不錯了，我們要上班，都不是大老闆可以回家，姐妹們還要照顧孩子，盡力了仍要背上不孝罪名，是大哥的標準太高了吧！」

面對標準高的人的確難高攀。名人說：「考第二名時會哭！」對於我這類不考包尾便滿足了的人來說實在有點「不可思議」！現實中又真有這類人。不知何故，我和妹妹入學的年齡相差幾近3年，一直以來我書讀得糊里糊塗，而妹妹則從小學至大學都獲得

在路上

過去的一兩周，最熱

鬧的事情莫過於「全民觀象」——有一群原本生活在西雙版納的野象，出於不明原因，從去年3月開始忽然義無反顧地組團「一路向北」，最新進展已流浪到了昆明，跨度長達500公里。由於事情罕見，原因成謎，再加上這群大象極具網紅素質，鬧出許多趣事，導致一時間成為了國民事件，很多人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刷微博「看看大象走到哪了」。

縱觀各種報道，人們最急切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：「牠們為什麼要離開家出走？為什麼要一路北上？」

為此，「全民觀象」的下集就是「全民無獎競猜」。專家們先站出來紛紛給出意見，包括「頭象經驗不足迷路了」、「想開拓新領地，但方向失誤越走吃的越少，只好一直走」、「地球磁場變化激活基因中的遷徙本能」、「原本棲息地食物不足」等等，而網民更是插科打諢給出各種「腦洞」答案：「想去城裏整套學區房」、「想回河南老家省親」、「想回曹縣發展」、「想去省城，混個編制」……看着這些「人類猜想」，小狸忽然感到有點可笑又悲傷。在人類尤其是當代社會人的眼裏，在路上，是不是一定要有個理由？尤其是那些網友的看似腦洞，其實反而更體現着現實的桎梏。

這群大象，在路上，可能是因為人類所說的或這個或那個的專業理由，但也可能，牠們只是一群文藝象，看了傑克凱魯亞克的《在路上》，然後就在路上了。事實上，這群大象一路來的行作風，確實和《在路上》裏

的生活頗有些神似。除了不知道為什麼就離家出走了外，牠們這一年多來的浪蕩生活實在讓人忍俊不禁。比如，牠們從不怕人，總是大搖大擺地進入一個個村莊和城市，到住戶家串門兒，看見麵條就吃，看見烤酒就喝，看見水池就泡澡，從不拿自己當外人兒。興致來了，甚至還會蹣跚到豬圈裏用鼻子抽小豬玩兒。瘋瘋癲癲，奇奇怪怪，還有點兒可愛。這群象，出發時有17隻，後來路上喝醉了兩隻，掉隊了。兩隻醉鬼酒醒後也沒追大部隊，就自己蹣跚回老家了，顯得既沒啥責任感，也打破了這趟神秘旅行應有個神聖使命的又一個人類猜想。

人類的毛病在於永遠改不了的傲慢，永遠覺得自己就是萬物的主宰，是所有生物中最聰明的那一個。其它的動物，都是低級的，都要靠人類而活，都要為人類而活，對於牠們，人類當然應該是瞭如指掌，一手掌控的。但其實，人類未知的領域實在太多了，誰也不知道，誰才是真正無知和被仁慈讓讓的那個。就好比這群野象，牠們慢悠悠地流浪，享受着在路上的快樂，觀賞着人們忙着猜測「為什麼為什麼到底為什麼」以及忙着計算經濟損失。牠們提醒着我們認知的局限，也諷刺着我們給自己套上的思想的枷鎖。

《在路上》裏說，我們還有更長的路要走，不過沒關係，道路就是生活。我要進一步追逐我的星辰。「世界這麼大，我想去看看」，這句被人類調侃良久的話，也許真的正是大象們在路上的原因。



人口老化開放三孩生育

每年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。兒童是祖國的未來，全國官民都非常關懷和重視兒童的健康成長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兒童節的到來之際，曾回信江蘇淮安市新安小學的少先隊員，祝他們及全國小朋友兒童節快樂，並勉勵他們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，好好學習。

最近，全國人口普查公布指出，全國總人口為14.1億，其中廣東蟬聯人口第一，而「光棍」亦最密集，男多女少，比例不持平。

習近平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，審議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決定：內地有意開放三孩生育，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，健全重大經濟社會政策人口影響評估機制。事實上，回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，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只生一個的政策，前不久，開始放寬生育計劃，可以追二胎。而今又因老齡人口居高不下，孩子出生少，以致開展三孩生育計劃。只不過，根據輿論調查，此一時彼一時，現今青年人談到生育，各有心思。事關培育孩子成本昂貴，謀生競爭壓力大，小兩口都不願意多生小孩，甚至某些青年人提倡「不結、不生」。因此在媒體上可看到青年人的民意要求是希望當局能加強政策配套，增加福利，令青年夫婦可再思三孩政策。然而，現實是人口增速放緩，但人口卻老齡化，致令社會

經濟發展受到人力資源匱乏的影響。為求解決社會問題，期望延遲退休年齡，發展銀髮產業；政策配合，把生育、養育、教育等成本降低，才能鼓勵年輕人放開生育的難題。當然，最關鍵的是，人人有工做、經濟發達，社會穩定，是為之最。

過去家長忙着為子女求學校難，在香港新界以北，由於跨境學生多，甚至由幼稚園開始，已經難找學位了。殊不知近年來由於發生新冠疫情，在疫下已有更多學生退學了，尤其是跨境學生多轉回內地讀書。因而，不少學校縮班了。這並非新界才出現的現象，在港島九龍各區，從幼稚園、小學到中學都有學校縮班甚至停止辦學，影響到教師的教學崗位，堪稱教育界的悲哀。

農曆五月初五是傳統的端午節。中國歷史悠久，民族眾多，有關端午節的習俗，也各有不同。然而，端午節賽龍舟、洗龍舟水、吃糉子等習俗，全國各地都流行。連小朋友都知道端午節由來，是紀念愛國詩人屈原。所謂端午節文化，由來已久，猶記得年輕時，在油麻地參加鳳船競賽，常以巾幘英雄鬥志昂揚而自豪。香港是國際城市，中國傳統的龍舟競渡氣氛亦感染了國際友人，七十年代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首次分別在尖沙咀、沙田、赤柱、大埔等地舉行，充分反映了香港在弘揚中華文化上所作的貢獻！



吃飯不忘水稻之父

小時候，我爸爸給我閱讀偉人的故事，有科學家愛迪生、音樂家多芬、總統林肯、護士南丁格爾等，也當然有讀過中國偉人的故事，如詹天佑、祖沖之。

在歷史文明的璀璨長河裏，中國有很多科學家、藝術家、文學家，他們的故事和貢獻，是啟迪青少年人生的真實而立體之故事，一定要讓我們的孩子好好認識，我慶幸我有這樣有識見及眼光之好爸爸！使我們姐弟各人都可打好健康成長的文化底色！今年初我所屬團體，便策劃及推動小學生閱讀中國歷史人物的故事，並書寫他們的感受和啓悟。

與我們同處一個時代的偉人，大家更要趁有機會閱讀和認曉，不要等到他們離去的時候，才去崇拜他們。上個月22日那一天，長沙傳來中國工程院院士、「雜交水稻之父」袁隆平逝世，接着在內地友人手機群，看到鋪天蓋地的紀念消息，萬人萬花為送別水稻之父。

我姐向我感嘆：不知道這麼一位對人民米糧有重大貢獻的偉人，香港小朋友可曾閱讀過他的故事？如沒有，又無人牽頭推介，實在太可惜了！我聽姐一說，頓生想法，立即行動給我的親友小孩們，訂了幾本適合親子閱讀的繪本，最重要是包括了徐魯著、譚立群繪的《最愛做的事》（見圖），唐靖、韓青雷著，于洪燕繪的《一粒種子改變世界》等，精彩曲折的故事，帶給小讀者驚奇與感動，尤其是徐魯此書屬中國科學家故事系列，此套書得權威的科學審定，作家、繪畫、科學家團隊的通力合作而成，十冊書講述十位近代科學家艱辛、努力探索的動人歷程；但願藉這些科普繪本，城市孩子開拓視野，認識我國科技發展，背後有默默貢獻的人，認曉袁爺爺這位堅毅而執着的種稻人，並有志為做好中國科學作長大的志願。

小朋友讀了袁爺爺的生平事蹟，當體會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之不易」的道理。據報內地有學校老師倡議學生光盤行動，及於午餐節約糧食，減少浪費，學會珍惜米飯，此為關懷社會的一種行動，更是對袁爺爺最好的報答呢。

袁隆平曾說，他是從母親那裏，知道了創耕耘、植五穀的神農氏。父母家庭教育培養了他熱愛閱讀的習慣；我也是得父親的熏陶，喜愛閱讀，向偉人學習；在迎來父親節之際，我們吃飯不忘袁爺爺，閱讀要思傳父志，我們這一代，會否有傳父志之心，何以報父恩？



審美與轉場

人與人對審美存在差異，源自入場與轉場的交錯和切換，定場與離場的堅守和撤退，其間發生的聚焦、挪移、跳躍及想像，無處不在。

在一列火車上，我無意中發現一位男學生掏出素描本畫着什麼，同時他不斷把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。

上完廁所，我從他身邊輕輕走過，看到他的素描本上正畫我的臉部，此時他一筆一筆勾畫着鼻子。

突然，他覺察到什麼，抬起頭，與我的眼睛對視了一下。很快，他站起身，略有歉意地說：「對不起，最近一個月我一直在記錄火車上的人。」我示意他坐下，微笑着說：

「你的觀察很細啊！」「我喜歡畫畫，高考前沒有時間畫。我全力以赴應考，考完後決定畫100個人物素描。當我畫完了親屬，找不到模特兒，我就坐上離家很近的綠皮火車……我喜歡慢火車，總能讓我找到一些有趣的觀察對象。」我驚異於這位男學生從考場——教室到素描場——列車的巧妙轉換，敢於把高考後的諸多事暫時放下，走上綠皮火車。這種身份交錯，令我深思。

這個世界上，總有一些人以「在場」的姿態不斷投入生活，細膩地描繪着自己和他人。

新疆女作家李娟的寫作經歷，就充滿着生命的不斷轉場，有些甚至是她咬着牙自找的。轉場是哈薩克族牧民依照牧草生長周期，有序地為牲畜轉移草場，每年進行三四次。近百萬牛羊告別春牧場，在牧民的驅趕下向夏牧場遷徙轉移，待到秋天返回，整個行程足有上千公里。正是李娟緊跟慢趕——追隨轉場的大部隊，頻繁輾轉於阿勒泰等多個地方的各季牧場，才會憑藉敏感細膩的性格和對人情冷暖卓越的洞察力，全息式地呈現出哈薩克遊牧者的獨特人性與人情，方有其作品的無盡審美趣味。

電影上也有說不盡的「轉場」，它在影

片中可使情節變幻流暢、情緒銜接自然，如「暗場」、「淡入淡出」等技法。1936年3月，魯迅先生給歐陽山、草明寫信說自己愛看電影。正是電影藝術的浸染，魯迅的文字裏充滿了審美與轉場的諸多意味。

魯迅《故鄉》開篇，先是一個長鏡頭的場：「我」上船回故鄉，視角從船艙的縫隙向外延伸，從「蒼黃的天」到「蕭索的荒村」，蒼黃而陰晦。後插入十一二歲的少年閭土刺猹的場，從「深藍的天空」到「海邊的沙地」，從「金黃」到「碧綠」，從「金屬劃破長空」到「猹在瓜田中穿過的窸窸窣窣的聲音」，鮮亮而明淨。

擅長在場與場之間挪移的魯迅，一忽將《故鄉》敘事從現時轉至過去，一忽又從過去轉回現在。轉場鏡頭飽滿而豐富，過渡銜接不露痕跡，讓讀者身臨其境。其實，審美與轉場存在於更多文藝與設計中，並呈現歲月維度上的跳躍。比如閏土形象的轉型，便是他在童年、中年境遇上使性格出現大的轉場；而一段時間下的成長變革，則可看作是一種小的轉場。

近十年以來的國外電影，一種帶有表現主義特色的審美與轉場正在悄然回歸。

《南國野獸》、《神聖車行》、《幻夢墓園》、《幸福的拉扎羅》等等，通過多重審美與轉場，實現了與魔幻感、超現實或表現主義的層層維繫。這種電影轉場上的奇幻，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審美和蘊涵。

音樂場因聲音的侵佔性，割據不同受眾，但又可臨界點擊出入。TAXX在抖音上曾開過一場DJ打碟直播，最高7.1萬人同時在線，就是通過不同直播間的來回轉場，產生雲生活運動方式，讓樂迷真正感受到超越時空限制的狂歡場景。

中國明式傢具簡約空靈、中通圓和，一

副「隔世有話要說」的樣子，卻成為當代設計師轉場運用的經典。像蛇一樣的十幾個婉轉程式，利用暗場銜接，又以流暢銜接省略切換，既增加了場景的流暢性又營造了緊湊節奏，還有對人的心理和意念的進行隔世描寫。元代畫家黃公望《富春山居圖》整卷境界來看，山峰起伏，凡數十峰，一峰一形狀；數百樹，一樹一姿態，變化層出不窮。樹造身份，然後萬樹繁榮相從、各有發生；眾峰凸起，然後山嶺揖遜折搭、山脈皆順也。朱朱的詩歌，則具有變異的轉場與審美。其《寄北》有這樣的句式：

「跳動在火焰之中；我們消耗着/空氣，並且只要有空氣就足夠了。/每一次，你就是那洗濯我的火苗，/而我就是那件傳說中的火燒衫」。這一完全由李商隱《夜雨寄北》脫化出來的情灼轉場，是從「何當共剪西窗燭」詩意緒之「剪」，大膽跳躍飛奔，從而偷換成兩情相悅者的「絞和與炙烤」。

中國審美體系諸如意境、諧和，孤標高致，是韻致營造與境界構築。「白本非色，其色自豐，池水無色，其色最豐」。比若文人山水畫，在筆墨韻致上注重依照主體的想像與意趣進行創作，現實形象常退居其次，形成「以形捉神」的創造天地。

這樣的審美與轉場，不以外在直觀感覺為要，而以整體氣氛營造構成另類意境，需深度品味，方能體悟和捕捉其微妙神韻。探究情境內在意蘊和意趣、留意於物而臻於我交融，如「昨夜風疏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試問簾人，卻道海棠依舊」，或「消受白蓮花世界，風來四面臥當中」。蘇東坡「誰言一紅點，解寄無邊春」，鄭板橋「敢雲少許，勝人多多許」，都表達了這種獨妙的審美與轉場情趣。



禪茶一味 (二)

日常的茶總是在人來人往當中一杯一杯地被奉上來，再撤下去。

直到它變成一種藝術。在一個靜謐的茶室，光線被刻意處理成柔和的顏色。最好通風。一桌子擺着茶船、茶壺和公道杯，周邊零散地放着茶則、渣方與茶夾。坐定，茶師和客人點頭致意，就便徐徐地開始行動。一板一眼，鬆弛而有章法。

客人欣賞着這種藝術，一定不會覺得不在。他可以安心地觀察着對面這個人，看他全神貫注於沏茶這件事，而不是來注意你。你也不必因為要迎接一道目光而調整自己的狀態。整個茶室極靜，只有偶爾的水被注入杯中撞擊杯壁的聲音。問或茶師一個抬頭，看向你的眼睛，一覽無餘的目光清澈見底，證明如這般愛惜着我們認知的局限，也諷刺着我們給自己套上的思想的枷鎖。

這一幕極美！任何煩躁都將在此時煙消雲散。這當中必不可少的顯然不僅僅是這一套茶具，面對坐着的那個人，他可以將一套沏茶的流程一板一眼地做出來，而絲毫不見凌亂。就好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。那麼，你也就不必再擔心一種行動戛然而止或者出現什麼錯

誤。剩下來的便是欣賞與跟隨。直到這一杯茶被你送入口中，繼而開始說一兩句讚美的話。

你也許對喝茶一無所知，這時候發出的讚歎卻是來自肺腑。其實，這一杯茶的滋味何嘗不是這一套儀式帶來的。

我們當然知道，要達到這種禪茶一味的境界，茶師數年浸淫於此道的功力是最不可或缺的。在我們來到他的對面之前，他或許